

# 寺廟與鄉土史

以淡水福佑宮與鄞山寺為例 / 溫振華（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）

## 一、前言

寺廟是漢人傳統社會的生活中心，寺廟的建立，除了反映鄉民信仰的需要，也是鄉民凝聚力與經濟力的表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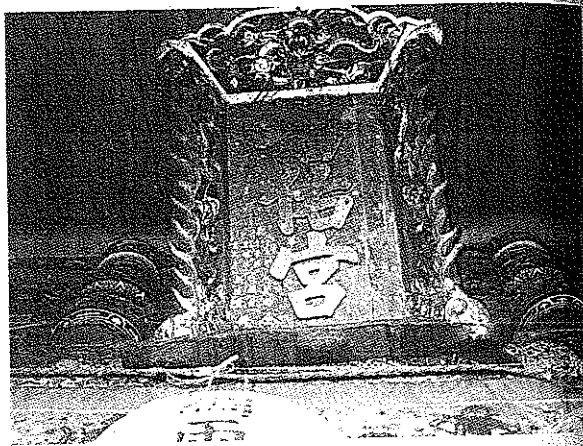
寺廟既是傳統社會生活的中心，透過寺廟建立的空間、信仰的神明、祭祀的組織、以及廟中的碑記對聯，也可建構鄉土歷史發展之大勢。（溫振華，1994：44~61）本文以淡水街市為例，透過一些寺廟，來建構清朝時代淡水社會發展的一面，並為鄉土史教材之參考。

4

## 二、七縣籍移民共建的福佑宮（圖一）

福佑宮奉祀媽祖，是淡水街最早建立的寺廟。其建立的年代，從清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）蔡士評賣地契觀察，福佑宮已存在（註1）。

寺廟的建立是人們凝聚力的重要表徵。從福佑宮神明奉祀的情形觀察，正殿供奉媽祖，兩側奉祀觀音與水仙尊王，媽祖與水仙尊王的水神神格自不待言，觀音對於善於航行貿易的泉州三邑人而言，也具有水神神格。因此，福佑宮奉祀的神明，多少可反映早期移民渡海來台，對海神、水神崇拜強烈的一面。就整個台北盆地觀察，清乾隆三十年代，新莊是港埠中心，外地的貨品直接運至



圖一 福佑宮由七縣移民共建。



福佑宮是淡水街最早建立的寺廟（吳佳玲 攝）。

新莊港，再由船隻運售至盆地內渡頭。因此，淡水的港口功能有二，一為盆地的渡頭，一為移民在淡北上岸的港口。其中移民上岸的港口功能，在早期應相當重要，這種功能

多少反映在七縣移民共同興建福佑宮之上。參與建廟的七縣籍移民，是泉州府的晉江、南安（武榮）、惠安（螺陽）、安溪（清溪）、同安（銀同）、汀州府、以及永春州等七地移民。汀州府與永春州因人數較少，係以府州別為單位，泉州府籍人數較多，係以縣為單位，因此民間籠統稱為七縣。根據日昭和元年（一九二六）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的《台灣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》（按鄉貫別即祖籍別）（註2），時「淡水街」，即今淡水鎮，其居民的祖籍別如下：

祖籍別	人數	百分比
安溪縣	4600	21.8%
同安縣	11100	52.6%
三邑 (南安、晉江、惠安)	3300	15.6%
漳州府	300	1.4%
永春州	1700	8.1%
嘉應州	100	0.5%
合計	21100	100%

資料來源：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，1928：10～11，由資料整理計算得

這個資料雖是一九二六年調查的，應可作為觀察清中期一七七〇年代各祖籍人口百分比之大勢。各祖籍別中，以泉州府籍最多，合計占百分之九十。其中又以同安縣為多，占百分之五二·六，其次是安溪縣二一·八，三邑籍包括晉江、南安、惠安三縣，在原鄉三縣緊鄰，關係密切，因此常以三邑合稱，占百分之一五·六。非泉州府籍的以永春州籍較多，占百分之八·一。合建福佑宮的七縣人中，上述祖籍別即占六縣，說明彼此間之相關性。較特別的是參與興建福佑宮，而在淡水街人口數中竟付之闕如的汀州府籍人。何以人不住淡水，也參與福佑宮之創建？

當然一九二六年的資料是約數，我們可以推論汀籍移民在淡水街人數很少。

汀籍民人，在淡水街人數少，但是如果把範圍放大觀察，就可發現該籍民人，分散在淡北，根據一九二六年同樣的調查資料，三芝庄有二九〇〇人、中和庄有一二〇〇人、板橋、土城、石門等庄各有五〇〇人、台北市四〇〇人、新莊三〇〇人、松山、鶯歌、三峽三庄各一〇〇人，總計淡水、台北一帶計有六六〇〇人。（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，1928：4～12）不過與淡北一帶的漳泉籍相比，仍是少數。由於是少數，因此汀籍移民一旦在淡水上岸後，舉目無親，求助於當地者大，乃在福佑宮興建之初也出一分力，讓初渡淡水的汀籍移民有個照應的地方。清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汀籍人士建鄞山寺兼會館後，也退出了福佑宮之祭典組織。

福佑宮的建立，在淡水街的歷史上，具有重要的意義。初代表七縣籍民在神恩之下互助合作的一面，後來雖有汀州府永定縣籍民之退出，其餘六縣籍民迄今仍共同負責媽祖聖誕之祭典。清乾隆年間，多祖籍別民人共同捐建寺廟的情形在北台似乎不多見，而福佑宮維持至今，誠屬罕見。祭典從每年農曆三月十七日開始，首先由武榮（南安）主持，接著十八日是螺陽（惠安），十九日是清溪（安溪），二十日是桃源（永春），二十一日是晉水（晉江），二十二日是銀同（同安）（註3）。

廟內對聯，一方面在讚美神功之浩瀚，一方面在祈求神恩之庇佑。讚美與祈求之辭，加強廟域的神聖氣氛，增強參拜者的信仰情操。同時柱聯也是鄉土史地的好素材，如「屯山永奠咫尺渚洲欽赫濯，盆水環潮千年淡海慶安瀾」，「澤滋滬海濟群生允矣神功浩蕩，靈佑墩山育萬物大哉后澤巍峨」，「廟堂更新靈昭芝山福地，慈光赫奕神鎮淡水滬江」，「滬美揚靈庇舳艫千里，磺溪膺祉

因此頭，上岸功能

蒙煦姬萬象」，屯山、渚洲、空水、淡海、滬海、墩山、芝山福地、淡水滬江、滬美、磺溪，都是淡水及附近地區舊有之山川地名或地理形勢，透過解讀可豐富歷史意識，開啓學童對鄉土的關懷與好奇心。一個「屯山」就可論及火山地形、以及平埔族大屯社兩大課題。

除對聯，福佑宮廟壁所嵌的「望高樓碑記」（圖二），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，提供我們清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淡水港附近船隻遭擱淺之訊息，以及望高樓燈塔之籌建過程。茲將碑文錄於下，俾進一步說明：

6

泉廈郊出海  
全立望高樓 共為設立守望，以  
戶尾街董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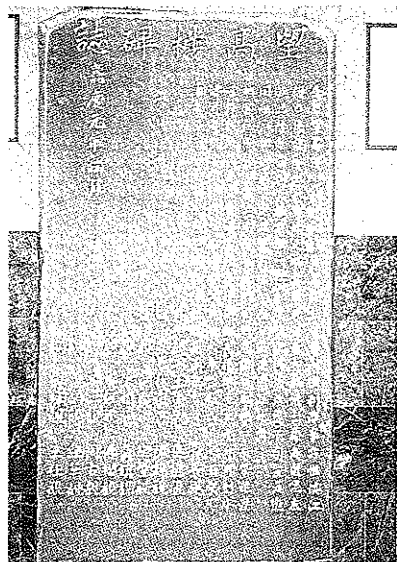
便利涉事。竊惟淡江港口係諸船出入要津之所，其東北勢旁有假港一處，每遇黑夜沙汕擋蔽，莫辨真假，前經一、二舡隻誤認假港，致遭不利矣。是邀同船戶相議，捐資建立望高樓一座在假港涯付與。

福佑宮住僧慶西倩工守護，每夜明燈照應諸船，由燈下南勢進港，可保無慮。其建立費須業經在港諸船允捐銀壹六元外，再到本港者每次出銀肆錢，以為守樓工資油火等費，願我同人玉成其事，捐金不替，則衆生無迷津，而諸船皆利涉矣。

嘉慶元年端月 日公立

林景觀	黃從觀	王由觀	洪德觀
歐居觀	林禎觀	陳詳觀	林格觀
紀添觀	紀豐觀	林□觀	朱相觀
薛鎮觀	林款觀	黃經觀	傅撥觀
林詹觀	高二觀	周古觀	林鎮觀
洪燈觀	紀草觀	紀意觀	傅球觀
王仕觀			

望高樓是台灣最早的燈塔，位在淡水河口北岸沙崙西北岬。（周明德，1990：14）約在清乾隆末，有一、二船隻誤認了淡水港入口東北處之沙汕假港，而遭不利。顯然淡水街人士對這種現象，很快的注意到其危險性，



圖二  
「望高樓碑記」  
是非常珍貴的  
歷史資料。

而在假港附近建一望高樓燈塔，以利黑夜時，指示船隻由燈塔南邊進港。

整個建塔樓的事宜，是由泉廈郊出海與滬尾街（即淡水街）董事發起，邀淡水港船戶共同商議捐款建立的。泉廈郊出海，是掌理泉郊、廈郊貨品出港的人員。早期台北盆地內以新莊港最發達，清乾隆中期新莊已有郊商存在，從事盆地內與福建間貨品的輸入貿易，至清嘉慶年間艋舺漸取代新莊港地位，艋舺的郊商也漸掌握盆地貨品輸出之貿易，由於貨品由淡水出海，在淡水可能設有掌管貨品出關事宜的人員。至於滬尾街董事，應地方的耆老或頭人之類，處理街中事務。（戴炎輝，1979：222）船戶係指在淡水港從事貨品交易，範圍可能以盆地內為主，當時淡水港的船戶，從清嘉慶二年福佑宮重建的捐助人中「晉水衆船戶同立」的碑誌觀察，這些船戶有金永利、金榮興、金裕興、金裕泰、永長裕、合順發、新達發等，可能也參與望高樓的興建，而船戶可能以晉江籍為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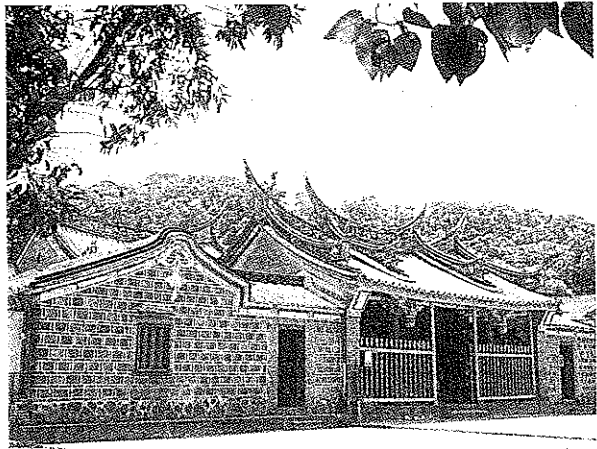
望高樓建後，如何每夜燃燈指引船隻，則由福佑宮住僧負責掌理，僱工守護，由入港的船隻中每次出銀四錢來支付。寺廟在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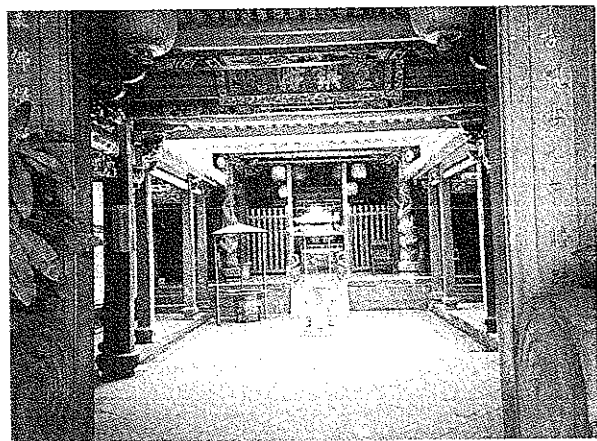
福佑宮中林秉贊獻媽祖的對聯（吳佳玲 攝）。

統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，於此可見。

一些看起來不起眼的資料，也常有深的意義，如從碑誌中的二十五名立碑人的姓氏，多少也可觀察街民姓氏結構，林姓最多七人，其次是紀姓四人，王、傅、洪、黃等四



圖三 鄞山寺由汀州府移民捐建。



圖四 鄞山寺廟貌古樸。

姓各二人，其餘周、高、薛、朱、歐、陳等六姓各一人。這樣的分配，多少可反映淡水街民人之姓氏結構，林、紀二姓幾近一半，占二十五人中之十一人。林姓人數較多，與媽祖林默娘同姓，廟中有清道光十九年（一八三九）林秉對媽祖贊獻的對聯：「德徧群黎到處皆稱媽祖，恩隆一本吾家共仰姑婆」。

### 三、汀州人的鄞山寺（圖三、四）

淡水街漢移民共建福佑宮後，各籍移民來淡水的人數也日益增多。在清道光三年（

記  
的  
。  
  
夜  
時  
  
每  
與  
港  
船  
是  
掌  
北  
盆  
三  
有  
出  
港  
地  
之  
貿  
設  
有  
董  
事  
務  
淡  
水  
主  
，  
宮  
重  
誌  
興  
、  
可  
能  
江  
籍  
  
隻  
，  
由  
人  
在  
傳



鄞山寺定光古佛為軟身神像（吳佳玲 攝）。

一八二三）汀州府籍移民建立鄞山寺前，已有永春籍林姓族人深感原鄉上帝公神符庇佑之恩，於嘉慶年間回籍恭請上帝公神像來淡，建廟奉祀。（張建隆，1994：12）根據日昭和元年（一九二六年）的祖籍別調查觀察，永春州籍人口占今淡水鎮人口之百分之八·一，在街內人數當更少。上帝公廟是永春林姓奉祀的寺廟，私廟的性質濃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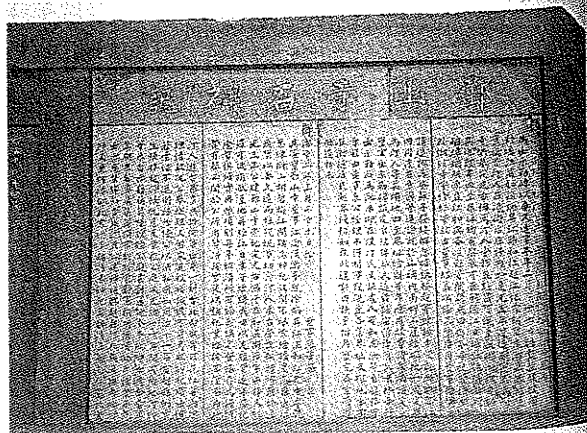
汀州府籍移民與永春州籍移民皆是少數，尤其在今淡水鎮內的人口比永春籍少，甚至在日昭和元年的調查資料不載汀籍的人口。雖然汀籍移民在淡水街人數甚少，但淡水港街是淡北汀籍移民的橋頭堡。如何協助汀籍鄉民，成為一些關心汀籍移民者的課題。在汀籍人士努力下，於清道光三年建立鄞山

寺，奉祀定光古佛，兼為汀籍人會館。

鄞山寺廟貌古樸，其建築異於閩南，如正殿龍柱礫石凸出地面，簷下步道樑頭以龍頭鎖住，正殿神龕多用方斗。神像定光古佛為軟身塑法，神態栩栩如生。（李乾朗，1990：14）除建築藝術之美，廟內碑文記載一些相關的禁規，讓我們對鄞山寺之緣起、祭祀、以及一些紛爭有所瞭解。

清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台灣北路淡水總捕分府允准下所勒的示禁碑文（圖五），是鄞山寺重要的歷史文獻，茲錄下，俾便進一步說明：

欽加府銜特授福防分府調署台灣北路淡水總捕分府向□為出示勒碑以垂久遠事。本月二月二十七日據監生蘇瑞圖、江對墀、江萬和、徐炳昇、江節和、江超、江化霖、胡重光、游正春、練應龍稟稱：昔汀人在滬街后庄仔內，於道光三年建造廟宇，名為鄞山寺供奉定光古佛為汀人會館；並經羅可斌懇獻埔地以充經費，其地殷，並四至界址均有契券可查。嗣經江日璋、江乾陽、游增上、胡焯猷、胡凍益、江和興各投鉅資開闢成田，作本寺祝費，除開費外，儲候寺宇修繕籌款，由董事結算以備衆覽，后因董事徐昇自請退辦，再舉蘇子發



圖五 同治十二年台灣北路淡水總捕分府允准下所勒示禁碑文。

接辦，忽據張林超等控訴，幸蒙訊斷，批諭簿內用度有章。圖等遵諭就於山埔內南畔山麓擇塚地一處，定界為汀人寄葬墳地，四至界址繪圖，並年應用經費額數決議定章稟官出示勒碑，議定章程，俾垂久遠。茲據前情除稟批示外，合行出示勒石。為此示仰在淡汀民及該處人等知悉。汝等自應恪守章程，由董事稟公經理，不得稍事覬覦。至各業界址及塚地，亦不准附近居民侵佔，如敢違故，由該董事指名稟究，各宜凜遵，毋違特示。

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給

這個示禁碑文的內容，使我們對鄞山寺的建立有一較清楚的認識。原來道光三年寺廟的建築是汀人共同捐資完成的。寺廟的經費，則先有羅可斌獻埔地，再由江日璋等人投鉅資，將埔地墾成田，使得鄞山寺有較豐富的收入，也因此引起覬覦。對客死淡北的汀人，鄞山寺也擇地寄葬，說明同鄉相互幫助的一面。捐獻埔地的羅可斌兄弟的墓地，目前遷建於廟旁，供人緬懷（圖六）。此外羅可斌及其他有功寺廟者，廟中亦設有長生祿位祭祀，感念其恩澤。這些有功於鄞山寺者，以汀州府永定縣籍民為多，組成二十一股，於每年農曆正月初六舉行定光古佛祭典。清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曾規定「每年春季祭典之時各董事務宜整肅永冠早晨參拜，汀衆亦然。如有違背時間，不得索取旅費以防怠慢」。

隨著移民潮的式微，以及淡北汀籍移民的落地生根，鄞山寺的會館性質日益衰微，鄞山寺成為淡北汀人二十一股之私廟，對於覬覦的外來汀人也有所警惕。尤其「內地汀人遊台甚多，無論何等出身，一到台北即冒取花紅，並向總理借款」，因此在清光緒十九年的碑文，明白的指出「寺內所存祭祀產公項，自應為寺內祭祀香燈及修理寺宇一切公用，外來鄉人既不能隨緣樂助，豈可視同

利藪，思欲取盈」。同時更清楚的說明，「鄞山寺係台北汀衆公建，所有本寺祀業，應由本地汀人辦理公議，有事項商榷之處，亦由本地汀衆集合議決，不准內地紳民越俎代謀，庶昭劃一，而絕弊竇」。顯然淡北本地的汀籍民人，已與原鄉的汀人日益疏遠，鄞山寺是淡北汀人的鄞山寺，而非所有汀人的鄞山寺，不准原鄉汀人參與鄞山寺之事務，同時規定「不論汀紳官員來寺陞掛匾額祇作敬神，不得另給掛匾禮儀，以防混濫」。

鄞山寺主祀定光古佛，旁祀觀音與福德正神。福德正神的奉祀，從對聯觀察可能始於清咸豐八年（一八六八），獻題者署為「錫口江姓衆弟子」，說明汀籍後裔認同現住



圖六 捐獻埔地建廟的羅可斌兄弟墓地。

地錫口（今松山）。透過寺中碑文或對聯的考察，我們可以說汀籍移民在清咸同年間已漸認同移居地。此外，對聯「官渡潮來皆法水，炮台日射盡恩光」，生動的把淡水一帶的地理景象與神恩結合在一起，是鄉土教育的素材，巧緻的結合了歷史、地理、與宗教的意涵。

#### 四、結語

寺廟是傳統漢人社會的生活中心，寺廟的建立，廟內的碑記對聯，皆刻劃著社會演

變的軌跡，是鄉土教育的好素材。除建築藝術與對聯文字美的欣賞外，其本身也具有歷史意義。福佑宮的建立，是淡水街漢人社會發展重要的指標，說明七縣籍民移民戮力合作，在淡水建立新家園的努力。鄞山寺是北台汀人唯一的會館，其建立是少數籍民同鄉互助的表現，而碑文豐富的記事，可觀察移民在清咸同年間認同意識的轉變。寺廟是具體而微的鄉土教育素材，透過建築、宗教、史地的解讀，可以啟發學童豐富的思考，把寺廟與社會生活連結在一起，而不再將其當作孤立的建物或是迷信的象徵。

#### 註釋

- ⑩
- ①：該契約涉及的屋宅座落，在滬尾街崁仔脚。有一部份土地可能使用到寺廟的土地，因此有「年配納天后宮地基銀一錢正」的情形。張建隆在「從寺廟老街分佈看滬尾街聚落之形成」（滬尾街，8：10~12）對這個問題也有詳細的探討，不過對天后宮是否即為福佑宮，有所懷疑，我則較肯定，以為約中的天后宮應係指福佑宮。
  - ②：一九二六年的祖籍別人口資料，是我們重建台灣鄉土史的重要基礎。
  - ③：張忠義里長提供。

#### 參考資料

1. 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（1928），台灣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。台北：台灣時報。
2. 李乾朗（1990），如何欣賞鄞山寺的建築。滬尾街，1：14。
3. 周明德（1990），台灣最古老的燈塔。滬尾街，2：14~15。
4. 張建隆（1994），從寺廟老街分佈看滬尾街聚落之形成。滬尾街，8：4~16。
5. 溫振華（1994），清代東勢仙師廟之建立及其發展。中縣開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。豐原：台中縣立文化中心。
6. 福佑宮望高樓碑誌（1796）。
7. 鄞山寺石碑（1873、1892、1893）。
8. 戴炎輝（1979），台灣鄉志。台北：聯經。